

想了解北大的人不可不读

亲历

北大 六十年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他在北京大学度过自己的青年、中年和老年；
他是季羨林的学生、同事和入党介绍人；
他与季羨林共同见证了「牛棚」；
在本书中，他娓娓道来，
真实地记录了难忘的六十年北大历史。

贺剑城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想了解北大的人不可不读

亲历 北大 六十年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他在北京大学度过自己的青年、中年和老年；
他是季羡林的学生、同事和入党介绍人；
他与季羡林共同见证了“牛棚”；
在本书中，他娓娓道来，
真实地记录了难忘的六十年北大历史。

贺剑城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北大六十年/贺剑城著.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9.6

ISBN 978 - 7 - 80175 - 891 - 0

I. 亲… II. 贺…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499 号

亲历北大六十年

贺剑城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电话:(010)65281919 65270433

印刷: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张:13.5

字数:190 千字

版本: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0175 - 891 - 0

定价:28.00 元

序 一

“我们系的前总支书记贺剑城同志和副书记都是我的学生，和他们共事十几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工作上融洽的，我对他们也是知根知底，他们平时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呢？”

“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书记’，极尽诬蔑、造谣、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

“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划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着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我没有来得及看全书，仅以我的《牛棚杂忆》和张光璘教授所著《季羨林先生》中的几段文字作为此书的序言。

季羡林
07 3 28

序 二

老友贺剑城以真诚的心写成了他在北京大学六十年的历史纪实。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如实书写，全无伪饰。从作为北大学生迎接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开始，到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反右四清，最后是文化大革命，走五七道路，重返教育战线，他都是作为风口浪尖中的北京大学的一员，走过了共和国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在过去的岁月，他长期担任党的基层干部，大部分时间是东语系总支书记。作为“当权派”的最前沿，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的遭遇不言自明。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他对曾经有过的别人的善意充满感激，对无端给他带来痛苦，甚至给他剃了“阴阳头”的人也不再记“前嫌”。他正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平和心态来书写亲历的这一切，希冀为后来者留下珍贵的记忆和教训。

本书还有两个特点，为别的同类书籍所难企及：其一是它平实地记录了在动荡的时代环境中，他所接触到的各类人物的方方面面，直到极其细微处。例如他长期担任东语系党总支书记时，季羨林先生一直是东语系系主任，他们共同进行教学改革，一起去农村四清，一起面对风暴，亲见季先生满怀豪情地参加两派斗争中的一派，又被残酷野蛮地关进了“牛棚”。许多细节是非亲见者所不能写出的；其二是书中写了许多别人也许不会注意，却很典型的细节。例如学生宿舍的楼道里突然发现一条“反动标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出你复仇的子弹”！这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后来查明原来是风刮走了最前面的一个字，全文是“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出你复仇的子弹”！这样的荒诞剧，在那个时代层出不穷，但却常因过于荒诞而被忽略。

目前，写回忆的书很多，但我相信这一本将以其真实性和独特性而存诸久远。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乐黛云

前 言

北京大学好像一个天赐的花园，呈现出人间的各种美景，表现出北大深厚的文化底蕴。

湖光塔影，雕梁画栋，长廊回转，碑石林立，小桥流水，荷花满塘，山峦叠翠，繁花似锦，垂柳依依，松柏常青，鸟声啾唧，蝉鸣悦耳，道路纵横，曲径通幽，湖水清澈，鱼翔浅底，啊！这不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吗？

自1952年北大从沙滩迁到燕园算起，迄今我在这里度过了54个春秋。

在这里，我迎来过明媚的春天，送走过炎热的夏日，经历过明朗的秋季，也苦熬过冷酷的寒冬。

年轻时，我曾迎着初升的朝阳，在未名湖畔，编织过金黄色的美梦，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坐在未名湖畔，看着西下的夕阳，回忆起一生的苦辣酸甜。

我的性格是开朗的、乐观的、豁达的、宽厚的，我喜欢在大自然中幻想，书林里漫步，乐曲中沉思。然而我一生中从事的工作与自己的性格、爱好却极不协调。

我遇到了一个我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党务工作的年代，在历次激烈的运动中，总是摇摇欲坠。

1957年的“反右”算是勉强过了关；1959年的“反右倾”没能闯关，对这次运动本来就想不通，跟不上形势，在市委党校学习时又受到诬陷，回校后撤职下放三年，幸亏赶上“甄别”，校党委把我提前调回，虽说恢复了原来系党总支书记职务，其实也不过还是浮在原来水面上，风浪一来可能还会沉入水底。果然没多久更大的风暴袭来了。1964年北大的“社教运动”，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校系两级干部多数都受到了批判或斗争，这场批判当然是少不了我的。紧接着北大干部下放农村参加“四清”，我和系主任季羨林教授也一起被下放到昌平县的南口村。“四清”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风暴就把我们刮回来了，这次我受到

了更惨痛的迫害和陷害，长子牺牲了，时年 19 岁，他的去世给我们全家留下了终生无法医治的创伤。

在那个年代，我也不可能不执行“左”的政策，只不过稍有一点实事求是精神，或者说“左”得不够可爱罢了。正如朋友们说的那样：一个“右倾”的人，往往保护了别人，伤害了自己；其实别人我也没能保护好，却伤害了自己。

未名湖水有涨有落，我也有浮有沉。我一生就是在北大这个优美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在连绵不断的运动里，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走过来的。本书记载了我在北大六十年的人生足迹。

本想请季羨林教授写个序言，可是最近在医院见到他时，我又不肯提出这个要求，不愿再增加他的负担了，他同意以《牛棚杂忆》和《季羨林先生》中的几段文字作为此书的序言，并立即为我签了名。在此谨向我的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大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我在北大生活的六十年岁月里，始终是站在一个角落里看大海，视野狭窄，因此，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教。

贺 剑 城

于燕园 2007 年 7 月

目 录

序 一	季羨林 (1)
序 二	乐黛云 (2)
前 言	(3)

多彩年华

故 乡	(3)
早失的童年幸福	(6)
福哥,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9)
宅旁有个死水坑	(13)
别母校,出乡关	(15)
日本侵略者造成的灾难	(17)
我未能跨过门槛	(21)
从思想转变到加入组织	(24)
张荫梧被捕	(29)

情洒北大

进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35)
迎接开国大典	(38)
我们的系主任季羨林教授	(40)
在党训班火红的日子里	(42)
我承担了力不胜任的社会工作	(44)
我们曾得到朝鲜族师生的特殊关怀	(48)

季羨林教授对我既热情又严格	(52)
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55)
发展季羨林同志入党	(59)
季羨林教我爱惜光阴	(62)
在江隆基同志领导下工作	(64)

坎坷历程

1957 年的“反右运动”	(69)
一桩奇特的错案	(74)
我所了解的北大“反右倾”	(75)
不是充电是受难	(77)
在参加农村整社的日子里	(81)
山雨欲来风满楼	(87)
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前奏	(89)
在一次座谈会上	(93)
和季羨林同志一起“四清”	(95)
6 月 18 日	(100)
在狂风暴雨中挣扎	(103)
狂飙降临	(106)
批斗、轮斗、陪斗及其他	(109)
“牛鬼蛇神”大会师	(112)
飞车坠湖	(115)
季羨林教授自己跳出来以后	(117)
在派别斗争中周旋	(120)
难产的“解放”	(124)
完全“解放”	(126)

百味人生

永远的悔	(131)
------------	-------

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的日子里	(135)
“五七道路”上的“政治拉练”	(14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143)
悼念周总理受审查	(150)
别故园	(154)
平壤你好	(157)
生活在友好的氛围中	(161)
别了,朝鲜!	(166)
应邀参加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168)
被困洛杉矶和顺访樱花之国	(170)
参加韩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173)

快乐晚年

离休以后	(177)
入土之前欲净身	(181)
泰新马之旅	(184)
千湖之国芬兰	(190)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	(193)

多彩年华

天真是童年的幸福，青年是生命的春天，苦难和屈辱使我们过早地失去了美好时光，然而却在苦难和屈辱中走向成熟，为消灭苦难和屈辱而奋斗。

故 乡

我的故乡距天津只有 60 华里，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本可利用平津大都市的有利条件发展得快一些，可是直到解放前，千年岁月困扰着人们的仍然是难以摆脱的贫困和落后。多少年多少代，大概都像我童年看到的那样，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仍用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营农方法，只能靠天吃饭。如果连续几个月不下雨，有的村子就会率先组织起队伍，敲锣打鼓，祈求上苍降雨。别的村子也紧随其后，好像惟恐得罪了上苍，得不到雨水的恩惠似的。至于“求雨”时，写的什么符，念的什么咒，我一点也不懂，只是跟着队伍，热闹一番罢了。

我们村以农业为主，修水利、买机器、用化肥，我从来没听说过。精耕细作和大量积肥是当时增加产量最有效的办法。人的排泄物被视为最好的肥料，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厕所，这大概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吧！猪粪人粪就堆在自家门前，出来进去看到粪堆不断增大，好像丰收的希望也在不断增加。至于卫生情况，就无法考虑了。一到夏天，苍蝇漫天飞，老鼠遍地跑，晚饭又常常在院子里吃，阵阵臭味扑鼻，如果是在“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时，要是有人说：“大粪臭，可以增产，也可增加食量。”他准会受到领导的表扬，说不定还能得到个“讲用”机会呢！其实当时说这种话的人也是言不由衷，受形势所迫罢了。

在当时的年代，连平原的农村也没有电，殷实人家能点个三号煤油灯就算不错了。冬天用它在屋里做各种活计；夏天吃晚饭时，把灯放在院子里，靠微弱的灯光照明。为了让锅里的粥凉得快些，就不盖锅盖，一些会飞的小动物，落在粥锅里也是常有的事。老人们总嘱咐孩子，如果吃了苍蝇，要整个吞下去，嚼破了头就会呕吐。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祖传“治蝇术”。

当然也有不少美好的记忆留在我的心间，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各种自然景物了。村北有一片很大的杏树林，每当杏花盛开的时候，春意也就很浓了，孩子们坐在杏树下，仰望朵朵粉红色的杏花，好像童年的心花也一起怒放了，随之，粉红色的梦也会展开希望的翅膀飞向远方。杏花给孩子们带来了新的喜悦，开花就意味着结果，夏日到来时，又可以拿个小筐去摘杏吃了。摘杏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即使偶然摘到的杏有点儿苦味，好像也比买来的好吃，因为味道再苦也是自己看着它一天天长大的。孩子们从来不摘别人杏园里的杏儿，家里没有杏园的孩子只等着别人赠送；杏园的主人也都慷慨地把杏儿送给别人。如今回想那些淳朴的民风和孩子们的纯洁心灵，我如痴如醉的心仿佛又回到了愉快的童年。

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杨柳树和榆树居多，夏日里郁郁葱葱，遮阳避暑，在树荫下乘凉聊天是村民的一大乐事。捉蜻蜓、斗蟋蟀、粘知了、养蝈蝈是孩子们的最大乐趣，电子玩具不要说玩，连听都没听说过，那种先进的玩意儿是跨时代的产物，我们这一代人可没资格享用。

秋天是农村最美好的季节。站在任何一块田地里仰望，天空都是湛蓝湛蓝的，天非常之高，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偶然也会见到几条游丝在空中飘浮，我就立刻去追，结果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什么也没追到。我的一生就像儿时追游丝一样，什么也没有追到。直到成年，甚至晚年，我的心仍似童心，不要说没追到不会失望，就是一些不愉快的事，也不会永存心间，不会让它长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保持心态平衡，也可以增强免疫力。

年年岁岁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过新年。如果是风调雨顺，又没有兵荒马乱，各家总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迎接新年。再穷的人家也要买上几张大红纸，写几副对联，求个吉利。门神爷、灶王爷，家家都是要“请”的，门神爷是把门的，据说贴在门上，大鬼小鬼都无法进来；正如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说的：“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却没他。”“请”一尊，贴在锅灶旁边，再贴一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心里就踏实了，至于谁家因为没贴灶王爷而遭不幸，我始终没听

说过；即使贴了灶王爷，仍遭不幸者，却屡见不鲜。其实幸与不幸都决定于大的形势和自己的奋斗。

除夕之夜，满院子都要铺上芝麻秆，出来进去，踩得吱吱作响，美其名曰“踩碎”，大概是取“岁”的谐音，想必踩得越碎，这一年就会越吉利。

午夜十二点一过，鞭炮齐鸣，各家的晚辈就要给本族的长辈去拜年了，外族之间的拜年一般都在初一上午。如果两家有过什么矛盾，彼此拜个年，也就算和解了。新年给人们带来祥和气氛，增强团结，也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鞭炮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过年时，我除了吃好的穿好的之外，最喜欢的就是放鞭炮。有一种冒黄烟儿的炮，点着后扔到冰窟窿里，响声如闷雷；把一挂鞭放在铁桶里点燃，响声如打仗时的枪声。过年时，我像千百个无忧无虑孩子一样，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欢乐，以为人生常如是，谁曾想到未来的人生路上还有许多痛苦和悲伤呢！谁曾想到欢乐过去，新的一年开始，生命又缩短了一年呢！谁曾想到时间有如“东逝水，无复向西流”呢！谁曾想到一个喜欢放鞭炮的孩子，转瞬间就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如今我只能叹人生之短促，羡天地之永恒了。现在如能再听听鞭炮声，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也许我苍老的心会得到一点慰藉吧！

解放以后故乡才真正发生了变化。现在武清县政府已迁到杨村，划归天津市管辖，是全国的百强县之一。前几年故地重游，以前的母校、运河两旁的市街都变成了一片新的建筑，再也找不到往日的痕迹了。我欣喜家乡的快速发展，希望它发展的步子更快、更大！

早失的童年幸福

我的故乡坐落在华北平原，是平津之间的一个小乡村。那里虽非鱼米之乡，也无肥田沃土，但比起偏僻的山村来，算是得天独厚了。如果没有天灾人祸，只要勤于劳动，吃饱是不成问题的。

我喜欢乡间的大自然景色，我幼小的心灵时时受到大自然的陶冶，空中飞翔的小鸟，水中漫游的小鱼，东方升起的朝阳，雨后天边的彩虹……对一切自然的、美丽的、现实的、有趣的东西，我都充满热情与向往。我像祖国千百万孩子一样，正无忧无虑地过着自己快乐的童年生活。

不幸的事突然发生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从各种渠道传来许多坏消息，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从此我幸福的童年梦也破灭了。

一天早晨第一节课时，老师先领着我们朗读了一篇课文，然后以沉重的声调向大家宣布：日本当局来了命令，原来的课本不准用了，让我们烧掉，我相信同学们自己会很好处理的；新编的课本出来之前，先读四书五经。课堂一片寂静，连平时最爱说话的学生也沉默不语，倾耳静听。老师说完之后就提前放学了。回到家里，我反复朗读老师领读的课文，总是不肯把课本烧掉，这些书教给我知识，引导我前进，日夜相伴，形影不离，我不愿离开它，就像不愿离开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一样。直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村庄，才不得不忍痛烧掉。数年后，我学习都德的名作《最后一课》的译文时，每想到以前焚书时的情景，总是不停地落泪。

日本人占领我们县以后，常去各村“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学习也无法继续，我只好转到县城里去上学了。

告别故乡本来就会给人带来无限凄凉，何况我又不是自己愿意离开呢！村北盛开的桃花，树上的蝉鸣，河里的小鱼，田野上飘浮的云朵，灌溉菜园的轱辘，父老乡亲的白发，都记载着我童年记忆的丝丝缕缕，一想到离别，无限离愁就会涌上心头，然而我终于不得不离开了。前程茫茫，我即将踏上的土地，能够比我的故乡更平静些吗？

县城小学的学习条件比家乡好多了，我喜欢那里的学习环境，却讨厌那些不必要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还说什么两国“同文同种更同心”，真正的中国人听了这些荒谬的口号都非常反感，可是我们还要违心地去街上贴这类标语，一些懂事的孩子暂时把标语贴上，等检查完了，再偷偷撕掉。每撕掉一张标语都感到无限自豪，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日本侵略者每占领一个重要地方，都要举行“庆祝会”，我们全校师生总要奉命参加，与其说是去“陪会”，毋宁说是去受辱。难道自己国家丧失了国土，还要为侵略者去庆祝胜利吗？许多被迫参加的人，都把眼泪落在心里。

列队迎送“皇军”头子，是另一桩让人头痛的事，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只要来个侵略者头头，师生都要去迎送。在马路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夏天烈日炎炎，晒得头脑发昏；冬天寒风凛冽，冻得手脚发木，寒冷和炎热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受制于人的苦涩滋味。

在当时，日本每个兵丁都成了中国人的“太上皇”，中国人出入城门，都要给站岗的日本兵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如果一个农民到城里赶集，不知道行礼，或忘记了脱帽，必定受到日本兵的拳打脚踢。我不愿过这个“鬼门关”，很长时间都不曾返回故里。我怀念故乡，却不能回去看看故乡的桃花，听听故乡的蝉鸣，更无法知道父老乡亲额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又添了几许。故乡离县城只不过八里路，而侵略者竟把我和故乡的距离拉得那么远！

我们的谭修老师，常常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隐晦地发表一些意见，还结合教学中的事例，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在当时都是十分危险的。他有时把几个思想激进的同学，带到自己宿舍聊天，他的爱国思